

外国文艺〔苏〕

摘译

• 内部资料 •

3
1974

摘 译

一九七四年第三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0,000

1974年3月第1版 197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0171·302 定价: 0.41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谁是土地的主人？

——评《边缘》……………梁 勃（1）

不治之症与药方

——评《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史峨山（6）

边缘(短篇小说)……………（10）

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话剧)……………（30）

最后的期限(中篇小说·梗概)……………（114）

爱和功勋(特写·梗概)……………（121）

莫斯科的集体农庄市场(特写·梗概)……………（127）

关于“农村小说”的讨论(文艺理论·摘要)……………（133）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和艺术实践(文艺理论)……………（140）

苏修文艺动态(6则)……………（161）

谁是土地的主人？

——评《边缘》

梁 韧

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下，苏联农村两极分化空前严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业危机成了苏修的不治之症。苏修叛徒们为了转移广大人民的视线，掩盖他们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在前几年，广泛开动宣传机器，在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导演了一场所谓“对土地的爱”的“问题讨论”。争论的中心之一是“谁是土地的主人”。一派说，应该是“农场场长、农庄主席和专家们”这些“领导者”，“他们应当有全权进行思考、决定、选择和冒险”。另一派说，应该是“老农民”、“从前的农民”，“必须起用”他们，因为他们“从小就养成对土地的爱”。前一派所说的“主人”，很明显，就是指一小撮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苏修特权阶层，即那些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们，而后一派所说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物呢？《边缘》明确地回答道：富农，那些曾经被苏联无产阶级的铁扫帚扫地出门的富农分子。

在一个自称正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国家里，公开发出这种赤裸裸的歌斯底里叫嚣，实在不能不使人吃惊于苏修叛徒们的厚颜无耻了！

《边缘》还要人们相信，它的这种叫嚣是有“理论根据”的。

一曰：谁爱土地，谁就是土地的主人；富农最爱土地，富农

就是土地的主人。你看，作品中的富农分子阿基姆是多么爱土地啊！他“象讨好一个女人那样”地讨好土地，为了不让集体农庄的土地“荒芜”，他就不断扩大自留地，做到“这里有一个人的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他对旁边的人说：“现在叫嚷什么……对土地的爱。可是这种爱，你看看，在什么地方？”他把灰黄色的手指捏成了拳头，捶了捶自己的胸脯说，“喏，就在这里。”——这真是强盗逻辑！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工人是机器的创造者，应该是机器的当然主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最初的斗争形式恰恰是破坏机器，根本谈不上爱。广大贫下中农开荒种田，应该是土地的当然主人，然而他们在旧社会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土地成了地主富农的摇钱树、贫下中农的催命符，无数破产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处流浪，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对土地的爱”？在人剥削人的制度下，生产资料是剥削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劳动人民对此是无爱可言的。只有推翻剥削制度，把自己创造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重新夺回到自己手里，才会有真正的爱。苏联广大劳动农民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从地主和富农那里夺得了土地，组织了集体农庄，他们才能对土地充满了爱。而如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早已成了一小撮修正主义老爷们的天堂，成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地狱，每年都有几十万人不得不离开土生土长的农村出去谋生，他们之所以“失去”对土地的爱，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当年被驱逐、被专政的富农分子，现在又神气活现地回到农村，大抒特抒其“对土地的爱”，俨然以“主人”自居，这不正是一幅苏修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图画吗？

二曰：象阿基姆这样的富农分子，本来就是土地的“主人”，应该让他们回来重当“主人”。这个阿基姆一看到外甥阿列克谢，就开门见山地提起“在一九三〇年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那是“浑浊不清的年代”，“把一些善良的主人都赶出了家门”，并恶狠狠地咒骂同富农作斗争的人“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死得早”。因此，长期以来，他怀恨在心，总认为：“当初不该把他驱逐”。——这是明目张胆的反攻倒算！这种翻案叫嚣的公开出笼，是苏修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又一罪证。

一九三〇年苏联农业的集体化运动，是一场极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把苏联剥削者阶级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富农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打倒了，它把苏联人数最多的劳动者阶级——贫农和中农的个体经济引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从而在农业这个重要部门，为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极大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宝贵历史经验，早就载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史册。苏修叛徒们借一个富农分子的嘴狂吠一通，妄图翻过去的案，开历史倒车，完全是徒劳的，它只能使广大苏联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出他们原来就是与富农一个鼻孔出气的剥削阶级代理人。

三曰：要有象阿基姆这样的“主人”，才能培养出适合勃列日涅夫们胃口的土地的“主人”来。阿基姆毫不含糊地对阿列克谢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我们的接班人。”阿列克谢在“主人”的培养下，确实也无愧于“接班人”的称号。阿基姆提起阿列克谢的爸爸在一九三〇年曾参加过驱逐富农的“淘气的往事”；阿列克谢马上“感到很不自在，好象犯了什么过错似的”。阿基姆嘲笑女教师只会教学生“打听在战争年代里，谁在什么地方牺牲了”；阿列克谢就去建议女教师“不要回避大叔（按：指阿基姆），而应该运用他的帮助”。阿基姆扩大自留地、发展富农经济，必

然要雇工剥削；阿列克谢便叫来一批小学生，为“主人”捕鱼，收拾院子，修理住宅和地窖，刨马铃薯，把全部自留地都铲平修整好。不仅如此，阿列克谢还当众夸奖阿基姆“见多识广，心地善良”，要小学生们好好学习他。

遗憾的是，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稳固的，它与一切右派统治一样，都将是短命的。尽管他们暂时恢复了失去的天堂，尽管他们指望着：“这种生活再过它二三十年左右”，但是他们毕竟连做梦也在担心有不好的兆头，因此迫不及待地要抬出阿基姆这样一具僵尸，好让勃列日涅夫们的统治一代一代地世袭下去。然而这只能是做梦！

毛主席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当代苏修文学则是苏修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苏修文艺作品中出现富农作“主人”的现象，正是苏修叛徒集团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扶植富农经济的写照。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为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在农业上推行一整套资产阶级政策，完全废除了对自留地等私人副业经营的限制措施，拼命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仅据苏修官方统计，一九七一年全苏联将近一半的农业劳动量是化在经营私人副业上的，自留地收入成为农村居民生活的重要来源，有的要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特别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勃列日涅夫集团制定的所谓《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土地法原则》，更是公开地把土地买卖、出租合法化，加速了苏修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农业的破产。仅乌克兰一个区，几年中就出现了一千多擅自把土地占为己有的人，侵占的土地达三千亩。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可以滥用职权，把公有土地出租给私人。一个党组织的书记，就可以占三十亩地种蔬菜。有的“庄员”自留地竟多达二百五十五亩！无怪乎《边缘》的富农自留地里“有一个人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而

普通庄员的孩子病了想吃一串葡萄，集体农庄都无法解决，只好去向富农乞求。农庄的队长要叫富农干活，也必须“深深弯腰鞠躬”去请。正是苏修叛徒集团的这种倒行逆施，把列宁、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破坏殆尽，给苏联农业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危机。苏修叛徒们在这个问题上煞费苦心地导演什么“讨论”，原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苏联的真正主人是苏联的劳动人民，而决不是一小撮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他们的统治是决不会长久的，苏联的广大劳动人民一定会起来将他们推翻。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

不治之症与药方

——评《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

史 峨 山

近年来，随着苏修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为了帮助勃列日涅夫摆脱困境，苏修御用文人们竞相扮演了“医师”的角色，针对修正主义的“不治之症”，为勃列日涅夫大开“药方”。喜剧《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便是其中之一。

剧本之所以叫《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是由于它预感到修正主义这辆百孔千疮的破车快要翻了，于是针对当前苏修的社会现实，拚命地开起“药方”来，希望勃列日涅夫在苏联人民把这辆破车推翻之前，好生修补，以便苟延残喘，继续维持他们的修正主义统治。

剧本中的苏修农村，的确象一个已入膏肓的病人，城乡矛盾十分尖锐。但剧本却把造成这一矛盾和近年来农业生产失败的罪过强加在劳动人民头上。它把苏修农业一团糟的原因归结为农村的劳动人民不热爱锄头、铁锹，不安心生产而大量流往城市。因此，它首先为勃列日涅夫开出了这样一帖“药方”：要用锄头、铁锹来教育人民“重新热爱土地”。

苏联当前城乡矛盾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就在于苏修叛徒集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众所周知，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经济领域里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从而导致了人剥削人的关系日益明显，阶级矛盾、城乡矛盾更加尖锐，形成了以一小撮骄奢淫逸、过着剥削阶级生活的特权阶层的“老爷”与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对立的局面。而广大农民则不但受到农庄里新型地主的残酷剥削，还深受城市里“老爷”们的剥削，他们日益不满自己的贫困生活，因此在生产上表现为消极怠工，或者干脆跑到城里去另谋生路。这种日益深化的阶级矛盾、城乡矛盾是勃列日涅夫集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是不治之症。不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和修正主义路线，这些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剧本希望用“锄头”“铁锹”来解决这些矛盾，真是痴心妄想。在我们看来，只有全体苏联人民起来革命，用枪杆子推翻以勃列日涅夫为头子的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让马列主义的红旗飘扬在苏联上空时，这些矛盾才有可能逐步解决。

剧本还十分忠心地提醒苏修头目们：在苏联还有其它一些矛盾也威胁着修正主义的统治。这就是上层人物和广大群众的矛盾，教育制度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剧本暗示勃列日涅夫，这些矛盾不解决好，也是一个大患。

剧本极力要求勃列日涅夫们注意上层人物脱离群众的现象。可是，苏修上层人物和广大劳动人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怎么能“联系”得起来呢？在苏联，上层人物脱离群众，这不是一般工作差距的现象，而是阶级差别的反映。苏修上层人物是以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中心所组成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把自己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他们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恣意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就拿剧本中阿迦保的三个儿子来说吧，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完全过着寄

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用阿迦保的话讲，他们“十年里就劳动这么一次”，而这一次还不是自愿的。那个差点是个部长的阿迦保的三儿子杜尔米施汉的妻子兰达，每年夏天要换三个休养的地方。在区里工作的阿迦保的二儿子基多认为两、三天不上班没关系。杜尔米施汉的司机在农村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任意把汽车停在街中心，而这事如果发生在普通的卡车司机身上的话，他的驾驶执照马上就会被检查员没收。这就是剧本中所写的苏修上层人物的所作所为。其实在苏联的整个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集团中，由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特权阶层不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吗？剧本要这些上层人物不要脱离群众，就好比要资本家不要压迫、剥削工人，地主不要压迫、剥削农民一样可笑荒唐。

至于教育，它总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今天，苏联已复辟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苏联的教育必然要为这条路线服务，必然要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正如剧本中所描写的，苏修的教育不是为了培养普通劳动者，而是为了培养“专家”“教授”；青年“刚刚拿到文凭，就逃离这倒霉的旧地，开始象恨后母一样地恨它”。因此剧本鼓吹用改善教育来达到“热爱土地”的目的，又是“病笃乱投医”，开错了药方。只要修正主义存在一天，这种教育制度是绝对改变不了的。

剧本在为勃列日涅夫出谋献策的同时，还极力欺骗和麻痹人民。剧本捏造出一个所谓“老一代劳动者”的代表阿迦保的形象，还吹嘘什么“我是……一切的真正主人，这一切都是我建造的”。这显然是在为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涂脂抹粉。一个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的苏联，再不是当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了。那里的一切不是属于人民所有，而是为特权阶层所有。不

错，苏联的所有财富都是苏联劳动人民创造的，但他们创造的一切都被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占有了。再说，象阿迦保的形象也完全是杜撰出来的人物，并不是苏联劳动人民的真正形象，从这些冒牌“劳动者”的嘴里又怎么能道出真正劳动人民的心声呢？

一切反动阶级是注定要灭亡的，灭亡的阶级就象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一样，几片阿斯匹林是无济于事的。剧本《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就象医生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开了几片阿斯匹林一样，除了得到克里姆林宫主子的犒赏外，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剧本中的阿迦保不也哀叹“我的药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吗？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根本不是寄希望于苏联人民起来推翻勃列日涅夫集团的修正主义统治，而是寄希望于他的“孩子们”，亦即一小撮特权阶层，这就等于僵尸求生，是注定实现不了的。

剧本时刻为“世界崩溃”而担心，而我们就是盼望他所指的“世界”崩溃掉，就是要为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早日垮台叫好。苏联人民迟早会觉醒的，革命迟早会到来，载着大大小小勃列日涅夫们的破车彻底翻倒的日子已经不远了，马列主义的红旗一定能够重新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高高飘扬。

边 缘

(短篇小说)

伊凡·普扎诺夫

载苏联《星火》杂志 1973 年第 16 期

阿列克谢小时候常常长期客居在姨妈家遥远的农庄里。这个静谧的小农庄，座落在区里最边缘山脚下的一条小河旁。姨妈马特列娜，是个嗓门很大，忙碌不停的人，她对客人喜欢个没完没了。请他吃油炸的甜包子、酸牛奶、散发着浓厚香味的新鲜黄油，还在乡村商店里买一些简单的玩具。时刻照看着他，唯恐他跑过小河到少先队夏令营去，又担心他不要跟庄上的孩子打架。而姨夫安德烈，是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汉子，他常常让阿廖什卡乘着拖拉机游玩。仿佛记得，那些集体农庄的姑娘们，在旁边走过的时候，对着他唱道：“安德柳沙^①，请你带我们乘着拖拉机兜兜风吧，请你带我们到村子周围溜一圈吧……”晚上总常有一些女友聚集在姨妈家喝茶。他们夸耀自己新添置的东西，埋怨那恶劣的天气，开心地骂几句自己的男人。没有一天晚上是没有歌唱的。她们拉长声音唱着一支支古老的歌曲。这在记忆中要比其他各种事情都深刻。

阿廖什卡整天跟表姐妹波林卡在园子里玩，他们荡秋千，用弹

^① 安德柳沙是安德烈的爱称。

弓打麻雀。

阿廖什卡和姨夫一起，睡在院子里的干草垛上。安德烈姨夫知道的故事可多啦！有的是从书上读到的，有的是自己杜撰出来的。每天晚上他都讲一个新的故事。他们躺着，仰看着黑黝黝的星空，于是安德烈姨夫便从遥远的过去讲起，讲得缓慢而平静……随后，当讲到最吸引人的地方，他忽然提高了嗓门（一个蛇身怪物戈雷内奇威胁着英雄的勇士……），从被底下伸出来，手指微微地动着（魔鬼就是这样微微颤动肋骨的）。可怕极了。阿廖什卡便把头蒙了起来。

安德烈姨夫已经不在人世了。一个冬天，他在作坊里着了凉，病了很久便去世了。岁月在消逝。如今那里来了一个新的主人，因为姨妈改嫁了。波林卡也出嫁了，嫁了个矿工。她现在住在矿工村。

……阿列克谢在中午时分来到了农庄。天气炎热而宁静。只是在远处丘陵后面的什么地方，机器发出低沉而又单调的咕噜声。

他在那熟悉的路上走去。庄子扩大起来了，围栅和那粉刷得雪白的房舍，使庄子变得年轻了。在空地上，在过去放电影的一座长长的板棚的地方（阿列克谢也曾不止一次地跟庄里的小伙伴一起，坐在那被踩倒的麦秸上看电影），如今耸立着一幢高大的俱乐部，雪白的粉墙，盖着石棉混凝土板屋顶。过去的商店已经拨作包装材料仓库，旁边建造了一幢新的砖瓦结构的商店，开着一些大橱窗。阿列克谢看到，在再远一点的地方，就是姨妈家的房子了。它矮矮胖胖的，百叶窗紧关着，在中午时分，它好象昏昏欲睡似的。屋后有两间红瓦板棚，一间新造的夏季厨房，大大扩展了的园子，还有编得又高又密实的围栅。记得阿列克谢跟波林卡和安德烈姨夫一起还种过几棵苹果树呢。

主人都在院子里，他们在夏季厨房后面挖土。

阿列克谢推开了围栅门。

“你是，廖——沙？”姨妈手搭凉棚，拖长着声音说，随即一丝胆怯的笑意在她黝黑的脸上掠过。她跨了一步，好象对这出乎意料的会面感到吃惊似的，她又停住了脚步。她在已经穿得破旧的围裙上擦了擦手，便朝着丈夫高声喊叫起来：

“阿基姆！廖沙来了。”她又对阿列克谢说道：“我已经跟我们的人关照过……他们到镇上去赶集……托他们请你来……”

“姨妈和母亲，她们俩多相象啊，”阿列克谢心里这么想着。“她的皱纹也跟母亲的一样，成两条斜线横在额头上，连那苍苍白发也一模一样。可是她比母亲年轻五岁啊。而且姨妈的眼睛含着某种郁郁寡欢、温和柔顺的神情。即使微笑，也是羞怯的和含蓄的。”

阿基姆姨夫穿着沾满尘土的便鞋，裤腿上满是泥巴，穿着一件差不多齐膝盖长的偏领衬衫，啪哒啪哒地走来了，他身材高大，背脊微驼。他用那只粗糙的热呼的手掌跟阿列克谢握了握手。

“做客来啦？”他以沙哑的男低音问道。“可是我们这里正忙着哪。抽了点时间出来一下的。”他眯缝着绿色的眼睛，打量着小伙子。他用长长的手指摸了摸棕黄带点斑白的胡子。衬衫已经被汗水湿透，贴在硬朗的脊背上。

“那末，你是巴维尔·罗季奥诺夫的儿子啰？是啊，象。我认——认识你的爸爸，”姨夫说起话来带有点鼻音，他扬起眉毛，好象忽然想到似地说道：“是个勇敢、好冒险的小伙子。可不是……我们有过交往……在一九三〇年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

“怎么，是不好的交往？”阿列克谢问道。

“该怎么说呢……在那浑浊不清的年代，要分辨出哪里是自己人，哪里是异己分子，这是困难的。”姨夫好象在叙述一件很久以前淘气的往事似的，他毫无恶意地说道，“你爸爸好显示自己，他把一些善良的主人^①都赶出了家门。可是为什么呢？他这样干对谁不利呢？对自己。他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死得早。”

阿列克谢感到很不自然，好象犯了什么过错似的。他朝主人身旁的自留地扫了一眼。

一丛丛马铃薯都被细心地培上了土，翻松了的土地，还未蒸干，呈现出一片黑色。一行行田畦间蔓着绿色的西瓜藤，黄色的向日葵自负地低着头。篱笆后面露出一丛丛葡萄，葡萄丛后面便是一个果园，一眼望去，那里满是刷白了的树干。

“你们的自留地扩大了。”

“你说扩大了吗？可是为什么要让土地荒着守寡呢。土地跟女人一样，应该生育。而且土地也欢喜人家来讨好它，就象讨好一个女人那样。这是自然界本身的要求。正是这样啊，外甥。我们一道去，我给你看看。”姨夫跨了一大步，跨过一垅已经培好土的马铃薯田，走上了一条狭窄的小路。他一路走，一路弯下腰来，整整那马铃薯叉开的枝叶。他们在一丛丛高高的葡萄架旁停下来了。一串串沉重下垂的葡萄在阳光下现出红中透青的色彩。“这是早熟的葡萄。”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弯曲的刀来，割了一串。“你尝尝。这是我从库班河弄来的葡萄插条。喏，那一种绿色的，是去年压的枝。”

“甜啊，”阿列克谢掐下几粒尝了尝，同时赞赏地说。

姨夫蹲下来，在葡萄根旁抓了一把湿润的泥土，他又直起身来。

^① “主人”一词是俄国富农分子对自己的褒称，即在私人经济中当家作主，事事操心的人。

“你看，土质怎么样。你马上就要成为农艺师了，你应该懂得。即使是在干涸的沙漠里，也能生长出酸模和红柳，而这里的土地简直连魔鬼也长得出。需要的只是用手去做。石头是什么也生长不出来，可是连石头也有用处：造畜牧场。你们这些年轻人，我们的接班人，现在叫嚷什么……对土地的爱。可是这种爱，你看看，在什么地方？”他动了动叉开的手指，一小团土块撒落下来了。“喏，就在这里。”姨夫把灰黄色的手指捏成了拳头，捶了捶自己的胸脯说，“科学归科学，假如对土地没有心意……土地也会变得冷酷无情的。”

“自留地真是丰富多采。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这里有一個人生活所必需的一切。”

“自留地不会感到气闷吗？围栅太高了些。清新的微风都没地方可以自由行动了。”

姨夫朝自留地扫了一眼，他没有作答。

靠近围栅的地方，高草莓的带有花纹的叶片，呈现出层层青翠的绿色，醋栗已经泛成金黄，再远一点的地方，种着一方块阔叶低矮的马林浆果。

“不久前，人家把一些小学生带到我这里来过。他们是来参观的。我不得不给孩子们讲一讲葡萄、马林浆果和高草莓的事。他们对什么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应该怎样栽培，都感到很有兴趣。可是那个女教师——她住在庄上十年了啊！——她只会眨巴着小眼睛。甚至她这个有学问的人，也对这些感到新鲜。她不知道，她所在的集体农庄种些什么。真是耻辱。她会教会学生一些什么东西呢？他们在区里走来走去，打听在战争年代里，谁在什么地方牺牲了。我懂得，应该记住，应该纪念。可是究竟为了什么呢？他们是为了什么而牺牲的呢？哎，人生的教师。”

“我们区里的领导是些瞎了眼睛的，”阿列克谢说，“早该让